露易丝·格丽克:我为一种使命而生！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下午1点，瑞典学院将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诗人露易丝·格丽克，“因为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

露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1943- ），美国诗人，生于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至今著有十二本诗集和一本诗随笔集，遍获各种诗歌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书评界奖、美国诗人学院华莱士·斯蒂文斯奖、波林根奖等。

格丽克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之处的把握，早期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后来的作品则通过人神对质，以及对神话人物的心理分析，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爱、死亡、生命、毁灭。自《阿勒山》开始，她的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部组诗。从《阿勒山》和《野鸢尾》开始，格丽克成了“必读的诗人”。

格丽克是一位典型的抒情诗人，她的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诗人的学徒时期。此时诗人创作多出自生活感受，以《下降的形象》组诗为代表，诗人将自传性材料融入口语抒情诗中，她的细腻与灵性反哺诗歌，对爱与性的渴望与犹疑，成为常见主题。如《夏天》中：“但我们还是有些迷失，你不觉得吗？”《伊萨卡》中：“被爱的人不需要/活着。被爱的人/活在脑子里。”在《阿基里斯的胜利》里，格丽克写阿基里斯陷于悲痛之中，而神祇们明白：“他已经是个死去的人，死于/会爱的那部分/会死的那部分。”

对于自己的诗歌创作，格丽克坦承：“我相信，我同样是在学习怎样写诗：不是要在写作中有一个自我被投射到意象中去，不是简单地允许意象的生产——不受心灵妨碍的生产，而是要用心灵探索这些意象的共鸣，将浅层的东西与深层分隔开来，选择深层的东西。”以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诗集《野鸢尾》（The Wild Iris）为标志，格丽克走向成熟，她的诗歌不但表达人类的幽微心理，也主动将神话、寓言融入诗歌，探讨人的存在根本问题。比如《责备》中，诗人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爱洛斯对话；在《神话片断》中，诗人则引用了太阳神阿波罗追求河神珀纽斯之女达佛涅的故事。露易丝·格丽克最被人称道的是她将神话熔炼于对生命的玄思，在长诗《忠贞的神话》中，她写道：

“他等了许多年，

建造一个世界，观察

草地上的珀尔塞福涅。

珀尔塞福涅，她嗅着，尝着。

他想，如果你有一个好胃口，

你就能享用所有这一切。

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夜里抚摸着

心爱的人的身体，罗盘，北极星，

听那轻盈的呼吸述说着

‘我活着’，那也意味着

你活着，因为你听见我说话……”

在此，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德墨忒尔之女，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后得到母亲的营救，但由于误食了冥王的石榴，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冥界，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

格丽克突破了男性划定的表达范式，发出属于女性自我的声音，在精准、细腻、陌生化的诗歌写作中，她写出女性丰富的生命体验，并试图将现代诗歌与古典神学相结合，从而使诗歌的主旨更加深邃宽广。在传统的文学书写里，女性的声音被压制，被教育更多承担“忍耐”与“宽容”，但自萨福以来的诗歌写作，鼓励女性大声说出真实的情感体验，勇于表达“我无法忍受”的瞬间。狄金森、西蒙娜·薇依如此，露易丝·格丽克继承此路。至今，她已经留下了多部诗集，成为美国文坛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但受限于传播力度，她在中国还很少被人知晓。在获得普利策奖的诗集《野鸢尾》中，露易丝·格丽克不再满足于诗歌的描绘作用，而是发挥隐喻，通过日常意象，赋予万物灵性，从而传递出哲理。

在诗歌《春雪》中，她将“春雪”拟人化，写了一首自白诗，诗歌写道：

“望着夜空

我有两个自我，两种力量。

我在这儿和你一起，在窗边，

注视着你的反应。昨天/月亮升起在潮湿的大地之上，/

低低的花园里。/

此刻，大地像月亮一样闪耀，/像光亮裹着的死物。

/此刻你可以闭上眼睛。

/我已经听到你的叫喊，以及在你之前的叫喊，和它们背后的需要。

/我已经给你看了你想要的：/不是信仰，而是屈从，/屈从于依靠暴力的权威。”

在《牧歌》中，她又将寓言与乡村村民对生活的反思结合，描绘出村民返乡内心的焦灼。

他们再回来时，境遇更糟

自认已在城里失败

他们就回来了

/默不作声，就像他们的父辈

夏季的星期天，倚靠在诊所的外墙上

不停吸烟

她是一位以生死为核心母题来创作的诗人，在她的诗歌中，关于死亡的讨论蔓延纸间。“宁静面对宁静，淡漠面对淡漠，活下来，活在地下。死去的，不做挣扎地死去。”露易丝·格丽克的诗歌犹如小刀，在沉默的黑暗中，闪烁出银色光亮。她不回避沉重的主题，对她来说，死亡并不是一瞬间的事，而是一个缓慢、反复的过程，诗人如是说：

出生，而非死亡

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每天

人都在死亡

而这只是个开头

从诗歌谱系来看，露易丝·格丽克亲近艾米莉·狄金森、玛丽安·摩尔、毕肖普、卡图卢斯，回到古典，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

她们注重“身体的感性遭遇”，将灵魂体验与诗歌的技艺探索结合，创作出形式创新、又始终在探讨人类世界永恒命题的诗句，例如：失去、生死、爱欲、孤独，乃至于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在创作上愈发介入政治的当代美国文坛，露易丝·格丽克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回归静默，在沉默与书写中找寻“顿悟的时刻”。这不代表诗人不关心政治，而是诗人意识到，急切的开口未必合适，在众声喧哗中，退一步有退一步的价值。

十月 （美）露易丝·格丽克

1.

又是冬天吗，又冷了吗，

弗兰克不是刚刚在冰上摔跤了吗，

他不是伤愈了吗，春天的种子不是播下了吗

夜不是结束了吗，

融化的冰

不是涨满了小水沟吗

我的身体

不是得救了吗，它不是安全了吗

那伤痕不是形成了吗，无形的恐惧和寒冷，

它们不是刚刚结束吗，后园

不是耙过又播种了吗——

我记起大地的模样，红色，黏稠，

绷直成行，种子不是播下了吗，

葡萄藤不是爬上南墙了吗

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因为风在吼叫，在裸露的地面上空呼啸着

我不再关心

它发出什么声音

什么时候我默不作声，什么时候

描述那声音开始显得毫无意义

它听起来像什么，并不能改变它是什么——

夜不是结束了吗，大地

当它被种植，不是安全了吗

我们不是播下种子了吗，

我们不是必需的吗，对于大地，

葡萄，它们收获了吗？

2.

一个又一个夏天结束了，

安慰，在暴力之后：

如今要待我好

对我并没有益处；

暴力已经改变了我。

黎明。小山闪耀着

赭色和火，甚至田地也闪耀着。

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太阳，那可能是

八月的太阳，正在归还

曾被带走的一切——

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吗？这是我心灵的声音；

如今你不能触摸我的身体。

它已经改变过一次，它已经僵硬，

不要请求它再次回应。

像夏日的一日。

出奇地安静。枫树长长的树荫

在砾石小路上近乎紫色。

而夜晚，温暖。像夏夜的一夜。

这对我并没有益处；暴力已经改变了我。

我的身体已变冷，像清理一空的田地；

此刻只有我的心智，谨慎而机警，

感觉到它正被检验。

又一次，太阳升起，像往常在夏天升起一样；

慷慨，安慰，在暴力之后。

安慰，在树叶改变之后，在田地

收割、翻耕之后。

告诉我这是未来，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告诉我我还活着，

我不会相信你的话。

3.

雪已落下。我回忆起

一扇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的音乐。

快来啊，世界喊道。

这不是说

它就讲了这样的句子

而是我以这种方式体察到了美。

太阳初升。一层水汽

在每样有生命的事物上。一洼洼冷光

在沟槽处积聚成形。

我站立

在那门口，

如今看起来多么荒谬。

别人在艺术中发现的，

我在自然中发现。别人

在人类之爱中发现的，我在自然中发现。

非常简单。但那儿没有声音。

冬天结束。解冻的泥土里，

几簇绿色才露出来。

快来啊，世界喊道。那时我穿着羊毛上衣

站在某个明亮的入口处——

如今我终于能说

很久以前；这给了我相当大的快乐。美

这位诊师，这位导师——

死亡也不能伤害我

像你已经伤害我这么深，

我心爱的生活。

4.

光已经改变；

此刻，中央 C 音变得黯淡。

而早晨的歌曲已经反复排练。

这是秋天的光，不是春天的光。

秋天的光：你将不被赦免。

歌曲已经改变；那无法言说的

已经进入他们中间。

这是秋天的光，不是那正说着

我要再生的光。

不是春天的曙光：我曾奋斗，我曾忍受，我曾被

拯救。

这是现在，无用之物的寓言。

多少事物都已改变。而仍然，你是幸运的：

理想像发热般在你身上燃烧。

或者不像发热，像又一颗心脏。

歌曲已经改变，但实际上它们仍然相当美丽。

它们被集中在一个更小的空间、心灵的空间里。

它们变暗，此刻，带着悲哀和苦闷。

而仍然，音符反复出现。奇特地盘旋

期待着寂静。

耳朵逐渐习惯了它们。

眼睛逐渐习惯了它们的消逝。

你将不被赦免，你所爱的也不被赦免。

风儿来了又去，拆散心灵；

它在苏醒里留下一种奇怪的清晰。

你是怎样地被恩典，仍然激情地

执着于你的所爱；

希望的代价并没有将你摧毁。

庄严的，感伤的：

这是秋天的光；它已经转向我们。

确实，这是一种恩典：接近尾声

但仍有所信。

5.

世界上没有足够的美，这是真的。

我没有能力将它修复，这也是真的。

到处都没有坦诚，而我在这里也许有些作用。

我正在工作，虽然我沉默。

这乏味的

世界的痛苦

把我们各自束缚在一边，一条小径

树木成行；我们

在这儿是同伴，但不说话，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

树林后面，

是私人住宅的铁门，

紧闭的房间

莫名地被废弃，荒凉，

仿佛，艺术家的职责

是创造希望，

但拿什么创造？拿什么？

词语自身

虚假，一种反驳感知的

装置——在十字路口，

季节的装饰灯。

那时我还年轻。乘地铁，

带着我的小书

似乎能护卫自己，防御

这同一个世界：

你并不孤独，

诗歌说，

在黑暗的隧道里。

6.

白天的光亮变成了

黑夜的光亮；

火变成了镜子。

我的朋友大地凄苦不堪；我想

阳光已经辜负了她。

凄苦还是厌倦，这很难说。

在她自己与太阳之间，

某种东西已经结束。

现在，她渴望单独留下；

我想我们必须放弃

向她寻求证词。在田地上空，

在农家屋顶上空，

那光芒，曾让所有生命成为可能，

如今成了寒冷的群星。

静静躺下观察：

它们无可给予，无所索取。

从大地

凄苦耻辱、寒冷荒凉的内部

我的朋友月亮升起：

她今夜美丽，但她什么时候不美丽？

图片：©网络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